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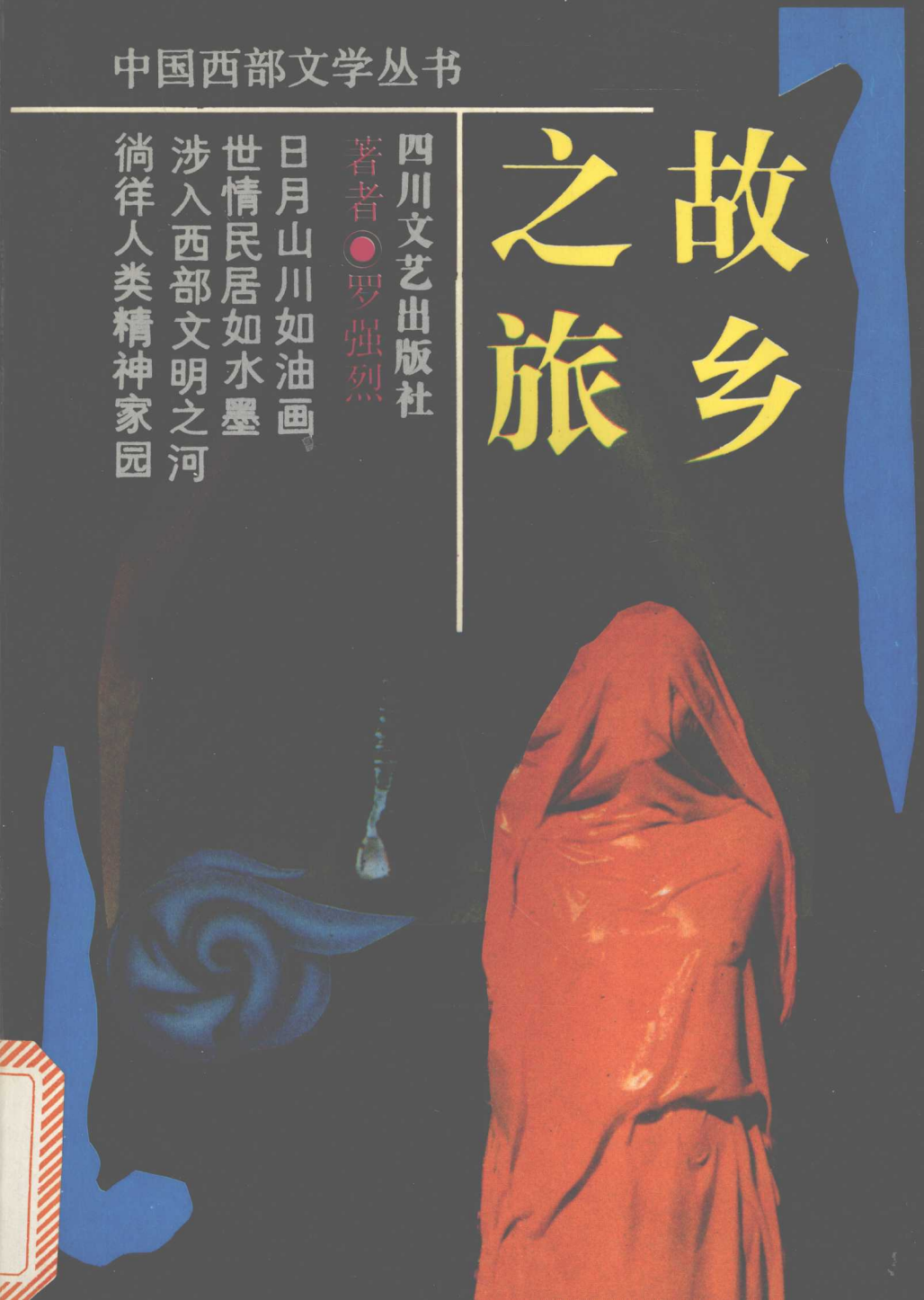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西部文学丛书

故乡之旅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著者 ● 罗强烈

日月山川如油画
世情民居如水墨
涉入西部文明之河
徜徉人类精神家园



中国西部文学丛书

著者◎罗强烈

故乡之旅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007号

责任编辑:金平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版式设计:邓小林

书名 故乡之旅(中国西部文学丛书)

定价6.15元

作者 罗强烈

ISBN7-5411-1075-2/I·998

1994年4月第一版

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850×1168mm

1/32

印数1—10,000册

印张6.375

插页 6

字数143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3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中国西部文学丛书

著者◎罗强烈

故乡之旅



作者简介

罗强烈，男，1959年7月生于四川省古蔺县。1978年7月毕业于贵州省仁怀县第一中学。同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分配到北京，现供职于某报社。曾出席过1985年《文艺报》首届全国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和1986年第三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，入选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（现代第五分册）和《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》等。

1982年开始从事文学。主要写作范围：文学理论批评、美术理论批评、散文创作。获过多次理论批评和散文创作奖，现有文学批评集《星期日评论》、文学史论专著《原型的意义群—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题》、美术史论专著《“贵州现象”：现代艺术启示录》、《罗强烈文学评论选》（即出），散文集《寻找格林先生》、《逃向绘画》以及现在的这本长卷散文《故乡之旅》。

内容简介

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将向何处去？这是一个神秘深邃的文学主题、生命主题。

人应该有所归依。故乡、爱情和宗教便是人类心灵的栖息地。爱情大起大落、变化莫测；宗教玄妙高深，飘渺虚无；只有故乡如经天日月，行地江河，是草木盛衰、四季去来、遍地生灵、满目生机的人类生息地。作者恰恰是由此审视人生、审视历史、审视自然万物，更审视自己的心路历程，将思索心得凝结成这部“心血之作”。

本书以长篇散文的体裁，把作家出生、成长的故乡——神话般的大娄山、史诗似的赤水河，作为大西南历史、文化、宗教、社会和文学艺术、山川自然的微缩景观；以“我”——一个莘莘学子在故乡与京都的往覆旅程为时空索道，文辞优美、情思悠长地叙说了大娄山文明渊源、社会变迁、民俗演进、宗教流传和千丝万缕、欲说还休的人世沧桑。作品融叙事、抒情、议论和史说为一炉，又将母亲、顽童、祖母、山村教师和青梅竹马的真女，作小说人物的精心雕塑，使全书既饱含强烈的思辨色彩，又交织悬念起伏的故事情节，还有作家笔下油画似的日月山河，水墨般的民居草木，行云流水的民歌谣谚，让读者大步涉入中国西部风韵独具的文明之河，久久徜徉在人类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。

我是谁？

我从哪里来？

我将向何处去？

如果你在人生的途程中产生了迷惘，你就回到你的起点站去，然后重新校对一下出发时的想法。——这些年来，我就受着这种心灵意念的驱使，不断在北京和故乡之间往复地行走。然而，我每次都搞不清楚，我是怎样从北京回到贵州的大娄山中，然后又怎样从贵州的大娄山中回到北京的……因为其间要穿越的时间和空间，实在是太幽深迷茫了。每当我的思绪烟缕般迷惘起来的时候，我便挎着简单的行囊出发了：刚一踏上我所栖身的这座都市的码头，透过海浪一样起伏的重重青山，和着烟波一样浩渺的茫茫时空，故乡就作为彼岸开始浮现在我的眼前；然而，当我真正回到故乡之后，这座都市却又反过来成了我的彼岸。……当然，如果我这次对这种纷纭的思绪仍然没能得到一种清理——至少是某种程度的清理，我就不会来写我这种有意识的人生之旅。

……对我来说，最为刻骨铭心的，是故乡那种类似抽象符号的山路。山峰和山峰是一块块形状各异的几何块面，如果再加上被太阳剪出的阴面和阳面，我们大娄山的几何层次就更为丰富了：故乡的山路便似真似幻地缭绕在这样的群山之中。——这是那种用山石一块一块垒起来的石板小路，每铺过一个山头，都有成千上万的石块镶嵌进泥土，它标志着故乡人年年月月、世世代代的艰辛努力和顽强意志，真可谓严峻的“现实主义道路”。要从这样的山路上走过去，用我们大娄山的话来说，必须是脚踏实地、一步一个脚印，两条腿的每一根青筋、每一块肌肉，都要高度紧张地与那山路如怨鬼般地纠缠；然而，当这种小路从斜面一样的山坡顶上悬挂下来的时候，远远看去，它却又似乎成了一种浪漫的云梯，此时，这种山路的尖锐和严峻就退回了大山深处，而其美丽的生命，便开始浮现在

你的眼前：夏日的群山都挂绿披红，小路缭绕在这样的群山之中，便成了一条灰白色的烟缕，它从山脚不断延伸上去，与厚重坚实的大山相比，反倒具有一种令人心情舒畅的轻动灵秀；眼看它分明已经伸进了云端，而且似乎就从那里折断了，然而，当我们转过一座山头，它却又依然像烟缕一样在山那边蜿蜒……这种山路具有一种人生的“基本意义”：它在茫茫苍苍的群山中蜿蜒伸展，就像一脉脉虬结柔韧的精魂，充分体现了我们故乡世代代的先人从这遥远的一隅出发，翻山越岭走向人类、走向世界的强烈愿望。……我的整个少年时期，便都是跋涉在这样的山路上。——大娄山当然是岭峻山崇，相比之下，我却是那样弱小如蚁。我在群山中顶着太阳行走，当我日复一日、夜复一夜地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之后，抬头一看，那个又红又大的太阳，却始终犹如一个巨大的命运之环，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……虽然，我最终还是没有像那无数的荒野枯骨一样倒在那些山路上；相反，我踩着那些山路，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乡村走到了小镇，从小镇走到了县城，从县城走到了省会，最后，又从省会走到了京都。

不过，这种山路的意义不是随时都在向我们昭示的；当然，同时也不是谁都能领略得到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的故乡的群山是静穆而孤独的：就是那种“大音希声”的静穆和孤独，是一种没有人造的愁苦和悲凉的纯自然的等待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故乡群山中的欢快音符，便是那种在流火的七月仍然叮咚流淌的小河了。……就是那种在我们大娄山中常见的小河，从层层叠叠的群山中流来，又消失在层层叠叠的群山之中。它同时富有整个大山的层次和节奏：流到断崖壁立处，它便掀起自己的全部力量，发出瀑布的吼声；如果河床只是跌宕

起伏，它正好唱那种浪花飞卷的欢歌；当河床一马平时，小河也就平平静静地流着，映现着天边的白云苍狗……树木长在河边，野草生在河边，山花开在河边，各种各样的山鸟自然也活跃在这野草灌木丛中。所以，这样的小河，便往往是群山动人的“诗眼”。——我就沿着这样的小河散步。这是我多少次走过的小河，我熟悉它，它也熟悉我；所以，就完全是信步而往了。……无论是黄土高坡，还是牧童短笛，一直沿着黄河行走的中国人，那种缠绵悱恻的乡恋，都来自于农业文化所积淀的古老潜意识。然而，多少次还乡之后，我发现了这样一种心理现象：故乡应该说是一个人最亲近的地方，因为他是从这里出世，才开始与世界和人类发生联系的；但是，当他一旦离开故乡之后，无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再回到这里，他都已经永远是永远的局外人了。从前的老人死了，从前的大人老了，从前的伙伴大了……最要命的是，从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孩子们纷纷出世，而且还会以主人的姿态笑问客从何处来。日子和岁月虽然仍在运转，然而，已经又是新的一个轮回。在这样一个新的轮回里，已经没有了我们的位置：无论是梦魇一般荒诞，还是石头一般真实，无论是芥豆一般大的欢乐，还是山峰一般沉的痛苦……归来的游子都无法再像当年那样全副身心地介入了。

……然而，我确实又别无选择地属于这块热土地。——乡村是我的老家，也就是中国人在自己履历表的“籍贯”一栏中常常填写的那个地方，它是我父亲的生长之地，我童年也曾在那里生活过；而小镇则是我出生和度过童年的地方，它可以说是我的故乡的圆心；至于县城，则是我上中学的地方，无论就年龄还是受教育阶段的重要性来说，我在那个边城度过的四

年,都构成了灵魂中的悠悠岁月……然后,这个“三角形”又像一个火箭发射架一样,最终把我送离了故乡的轨道,成了一颗被放逐在人世太空中的流星。……在几十年的时间之维中,故乡自然有着许多令人心绪难平的层面。——从我哇哇坠地,第一次来到这个婆娑的世界,睁眼所见的故乡,当然要算是原始故乡了;然而,从那以后,每当我成长一天、成长一月、成长一年,我所看到的故乡,便都像魔方一样翻动着不同的块面……它们构成了一个层层叠叠的时空之网,其中的每一个角落、每一根枝桠、每一缕皱折、每一张面孔……甚至每一道山梁、每一条沟谷、每一座房屋、每一片砖瓦、每一道清风、每一轮明月……都积淀着我那种不绝如缕的、属于乡恋范围的情感和思绪。

那天下午,我陪母亲聊了一会儿天,就随意地来到我的一所母校——这当然是在小镇上,因为我母亲和弟弟至今都还住在那里。学校里已经没有什么需要看望的人了。昔日的老师,退的退休了,调的调走了,即使还剩下三两个,当初也没有走进我的生活。孩子们都在教室里听课,校园里便显得分外空旷和安静,甚至因了那关在教室里的朗朗书声,更加突出了这一份空旷和寂静。我的思绪尽可以自由而轻松地在这一片校园里游弋。还是那一个操场,操场旁边也还是那一片草地,只是操场上的三合土更加稀松,草地上的野草更加荒芜了。学校大门口依然还是那两株泡桐,一高一矮,一粗一细,就像相偕着的一对父亲与儿子。当初我们下课之后,都相涌着到这树下来,看天空,看云彩,看从天空和云彩中归来的老鸟,听巢中小鸟迎着天空嗷嗷待哺的声音。如果是哪一节课正好我们班轮空,我们就出来坐在这泡桐树的气根上,拿着一本书做样子,说一些那

种情窦朦胧的少男少女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话；好多男女的神秘就这样消失了，同时，好多男女的神秘也就又这样产生了。……下课的钟声响了，还是那半截旧铁，钟声也还是那样沙哑而徐缓；然而，踏着钟声走出来的，却不是刚才还活跃在我的思绪里的昔日同学，而是一群完全陌生的孩子：我突然尖锐地意识到，这片天地，已经不可能像当年那样属于我了。

那么，我的故乡何在呢？……它是一个概念，还是一种实存？……仍然是那种架在水沟上和稻田旁的旧式水车，用木棍、竹筒和葛藤扎成，一个巨大的圆圈，其直径的大小由水沟和稻田的落差所决定。流水的冲力带动着水车旋转，然后，有一定倾斜度的竹筒便从水沟里灌满清水，待转到顶端之时，又把那清水倒进稻田之中。这种水车在我们大娄山中到处都是，我无法知道它们发明于何时；我只知道，发明它们决不靠知识，而是靠我们大娄山人那种先天的智慧。水车在水沟上悠悠地转动，伴随着哗哗啦啦的流水，发出吱吱呀呀的吟唱；透过山林飘下来的夕阳，一缕缕零乱地铺在暮归的老牛背上，然后又七零八碎地落进流水之中，显得那样安详而美丽……面对这忧郁地体现着一种古老智慧的水车，我默默地寻找着自己的故乡；然而，就是这种古老的水车，也不能确切地告诉我，哪里才算是我真正的故乡。

此时，只有小河仿佛依旧；那么，就照直沿着小河走去好了。在那两岸的山石泥土和灌木丛中，还残存着一片属于我的野趣。……在北京，圆明园就要算是最有灵气的地方了，我也曾几次去那里游玩。我的思绪从历史的断垣处翻过去，虽看到的是皇家园林，却也不过假山假水而已，只能说明一种昨日黄花的雍容与浮华；认真之时，还能觉出一点滑稽。而我眼前的这

条小河，却是从大山中流来，它不仅自己生气勃勃，而且还和深沉厚重的群山连为一体——这就使它的生命得到了无限的延伸。……我站在一座独木支成的桥头，北岸一声水鸟的欢鸣，使我决定先从北岸溯河而上。岸边铺满了铁线草和夏枯草，这种贴着地面生长的野草，充满了一种生命的张力，就像我紧张而顽强的童年生活。柳树也不是平原和水乡所常见的那种华丽的样式，而是矮壮宽阔，就像我们大娄山里常见的那种油布雨伞，老干苍劲枯槁如伞柄，新枝柔韧有力如伞面。少年时代，我劳动正苦之时经过这里，这样的矮柳树也曾为我遮过太阳挡过风雨。当然，我当时的心情和现在相比，已经犹如执政者经常所谓的“历史”与“现实”了。现在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欣赏者而已。——欣赏自己的故乡？记得鲁迅曾经说过，中国的田园诗意，多半只有文人才能看到，身处“庐山之中”的农人倒未必觉得；如今，我对自己故乡的欣赏，也有如那种隔着一层的田园诗人？想想真有一些伤心的幽默。……南岸的马桑树上飞来了好几只阳雀，叫声顺着河风飘了过来，我又决定蹚水到南岸去。我把鞋和袜子脱来提在手上，便开始涉水过河。刚踏进水中，还有楞角的卵石硌得脚心生疼。不一会儿适应之后，反倒有一种从未感觉到的凉意从脚心直沁心田。夏日的溽热就这样从全身褪去：这种快意，已经算得上一番难得的享受了。

……当然，这决不是一条现在才流来的河流。虽然古希腊哲人曾经说过，抽足复入，已非前水；但是，在我看来，这条河流在我心灵的时间中始终是延续的。……就是眼前的那块有一小股河水从顶上流过的大青石，似乎也还是那一缕缕深绿的青苔，就曾是我童年用光屁股所坐过的“滑梯”。记得当时自己满以为算得上是一种发明了，谁知道第二天清晨起床一看，屁股

上磨出的细碎的血点子，像还不肯隐去的满天繁星。……又说那一片绕过我们小镇的河湾吧，也留着我童年似梦似真的情感体验。那时似乎正念着小学三年级，我到河边来洗衣服。已经洗完了，当我端着瓷盆正要转身，却迎面碰上了也来洗衣服的小华。她是我们班最漂亮、最聪明的女同学。我和她虽然曾经共同在学校的舞台上背读过毛泽东主席的“老三篇”，但在舞台之下却从未有过单独的接触。现在猛一下这样“短平快”地碰面，完全使我感到措手不及；尤其逼人的是，她却大大方方地和我打招呼，我就更加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了。也不知道这种慌乱和窘迫的心理状态，怎么转化成了张口结舌和面红耳赤的生理现象……我只好大失风度地逃掉了事。——然而，当我有一次回故乡，在县城遇到已经嫁进县城的小华时，除了表面的寒暄之外，内心深处却已是道地的无动于衷了。如果说我们童年的那次河边相遇，她还像一颗挂在绿树枝头的露珠，含有一种太阳的生命之光的话，那么此后的县城相遇，她则已如一滴掉进岁月风尘之中的死水：我的感觉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猛一下想起了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，我从情感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，理解了那种孤独的主题：女孩子要能永不长大地停留在烂漫的童年，那该有多好啊……难道眼前的她果真就是我童年生活中的那个小华？难道又确实是女性的这种春去秋来，最能象征我那一夕三逝的故乡？

进入我们大娄山，我就像进入了又一个新的世界。大山自是纵情地逶迤，而枫树林子却又默不作语。在这样的山石中行走，自然就有了一份相应的空旷和落寞。如果我翻过了一座山头，在路边拣一块大青石坐下来，沉浸在暖洋洋的日头下，心

中就会油然升起一种胜利的喜悦。这时，山雀也向我飞来了，就在我身边那些落在地上的松针丛中啄食着松籽。……不一会儿，大青石的凉意，便从屁股底下慢慢地浸进我的肌肤，我顿时就像“扯”了一股“地气”，全身的每一根筋络，似乎都活跃起来，和整个大山息息相通。

很容易就碰上了我们大娄山的那种太阳雨。——先是不知谁在调节大自然，眼看着太阳光的亮度就明显增加了，继而，便从太阳光中洒来一阵阵如丝似缕的细雨；这种雨，远远看去都具有一种长度，染着绿色，染着红色，染着黄色，更闪射着太阳本身的亮光……这个时候，我就最喜欢在树林中找一块草地躺下来听雨。这雨当然来自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之外，那么，它那沙沙沙的声音，就不能不说是以另一种另外的语言向我们述说着什么。当然，这种述说是非常随意的，就像水的流动，风的呼叫，它不管我们是否会听，也不管我们是否听得懂。我是有一些感觉，我感觉到人和自然原本具有一种亲缘关系，我们除了这个摸得着的肉身之外，肯定还有一种与大自然魂牵梦绕的联系；也许，那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因由？……我在北京，就常常被关在高楼丛中，很少能听见风，听见雨，也就很少意识到我们那个隐于大自然深处的根柢；我甚至好生忧郁，那一扇一扇的鸽子笼式的窗户，虽明亮堂皇，光可鉴人，又何尝不像把我们和大自然隔绝开来的囚室？……如今，这山中的太阳雨把天和地连成了一座，无边无际的雨帘，就像一种无边无际的私语；我的那点感悟，就是从这雨中倾听来的：我庆幸自己回到了我们大娄山中。

……要是在童年，我便以另一种方式来迎接太阳雨。太阳雨来了，我们都会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。我总是先跑进屋

里，躲过那第一阵激烈的雨脚，看着夏日的溽热和尘埃，都让太阳雨清扫得干干净净；等到起了屋檐水，我便跑进雨中玩自己的游戏。太阳雨从屋檐上流下来，积无数细雨而成细流，汨汨地沿着坝子往低处流。我的工作便是用锄头在坝子里挖一条小沟，把那无数的细流归拢进来，从而成为一条有波有浪的河流……我当时还并不知道有“人工运河”这种说法。现在想来，开创“人工运河”之人的那点自豪，也不过就如我当年的那种心情罢了。我不断用锄头清理河床，让那河流更加宽阔和平敞；然后，我就去找来一张硬纸，把它叠成一只小船，放进我开出的河流之中。当年在这太阳雨中，我没有如今这无边的思绪，倒是有一个很集中的念头：让这纸船沿着我的小河流进大河，然后流到那山外的世界去……也许，这已经开始有幻觉了。但那也只是一种童年的幻觉。仅一瞬间，我的河流便随着太阳雨的停歇而消失了。

雨过天晴，我们大娄山又露出了坚硬厚重的一面；而雨中的那点飘逸，便像一片残梦一样随风而去了。——我喜欢在这样的大山中行走，从那种似真似幻的浮游之中，去品尝一缕缕人生的滋味。

当然，并不是谁都能感觉得到我们大娄山的这种意义。同样沐浴的都是太阳雨，但也就在这同样的太阳雨中，浮游出的却会是完全不同的思绪。比方我昨晚夜宿关岭小学遇见的那位年轻女教师，就对我们大娄山没有什么亲切之感。女教师是从都市的大学毕业分配来的。她很年轻，也很漂亮，显然又习惯了都市的生活，突然给发落到这草深林密的大娄山中，其失落感可想而知。而且，从她那忧郁的目光中，我分明地感到，这个在大学生中已经算得上漂亮的姑娘，却给发落到大娄山来，

这其中的原委，自然应该用“故事的方式”来叙述的。……大概是从唐朝开始，作为“瘴疠之地”的贵州，就是贬斥重臣大官的场所：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得罪权臣李林甫，被贬为播州太守；秦州刺史韦伦因攻吐蕃战败，被贬为务川太守；刘禹锡贬到播州时，李白还作诗以赠：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”；而当李白自己被流放夜郎之时，不知刘禹锡又是怎样为他吟诗的了。……如今，一个被现代文明宠坏了的都市姑娘，也这样来到大山之中，其心理当然是难得平衡的。

学校虽修成了砖房，但宿舍却还是那种山里常见的土楼。我们就在吊脚楼席地而坐。月光从非常遥远的天际泻来，又在这崇山峻岭中荡漾；这样的夜色，似乎以一种非真实的方式，改变了白天还如鹰爪一般尖利的人间。此时的女教师虽然仍是忧郁，但其忧郁中却也浮起了一丝笑意。我告诉她我就是这大娄山中的人，因了我的诚恳，她也许相信了。然而，我却感觉到，她从内心深处并没有把我当成大娄山人。恰巧她又读过我的文章，她更喜欢我来自北京的身份；也就是说，北京人远比大娄山人使她感到亲切。……大地岑寂，月华如水，黑森森的山林笼罩着月光，看去就像中国画大手笔所挥洒出的一片泼墨，如果心情能好如我者，就能领悟到这种人间难得的美丽。在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月色，这样的山林，我和她谈康德，谈黑格尔，谈福克纳，谈纳博科夫，谈塞尚，谈凡高……如今想来，那是一种接近奢侈的文化消费。……大概已经夜深了。夜游的鸟也归巢了。吊脚楼的下边，却有人上来。因为我听见那人从竹林中撑起鸬鹚，扑刺刺地飞过我的头顶。女教师告诉我，那是她的同事回来了。凭感觉，我知道这是一个素质一般的男人，因为他极不明智地对我怀着一种敌意，全不考虑女主人的面子。